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 · H · Lawrence

白孔雀

赖蒂觉得仅仅有天真的爱情还不够，
便选择了优裕舒适却没有爱情的生活。

敖莉 译

文馨出版社

I561.45

297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H·Lawrence

白孔雀

敖莉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孔雀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敖莉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5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白山主编)
ISBN 978-7-5329-3290-0

I. ①白… II. ①劳… ②敖…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50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35 毫米 16 开
印张/20.5 插页/2 千字/351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1.00 元

白孔雀

译序



D·H·劳伦斯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在短短的二十年创作生涯里，他著有十多部长篇小说，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和文学评论。其中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彩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白孔雀》最为世人所注目。《白孔雀》被西方文学界公认为是劳伦斯创作早期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本人则认为它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早期创作主题和表现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全面、充分的体现。

劳伦斯的创作风格和技巧有着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他运用精湛、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他还常常运用象征手法，巧妙地揭示作品的深邃意蕴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在创作主题上，劳伦斯的基本思想是：对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受到扭曲的人性进行揭示，进而寻觅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

作品《白孔雀》是劳伦斯的第一部小说。

作品讲述一对青年男女之间关系的变化。赖蒂和乔治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乔治是个英俊、强健的小伙子，一心热恋着赖蒂。两个人在一阵调闹之后，赖蒂觉得仅仅有天真的爱情还不够，便选择了优裕舒适却没有爱情的生

活，嫁给了一个头脑简单、精神空虚的富家子弟。乔治在悲痛绝望中借酒浇愁，从此消沉下去。两个青年人由于错误的决断，尤其是选择了错误的配偶，而一生备受折磨。

劳伦斯早期作品中，较有价值的是十来首诗、一个题为《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的剧本，几个短篇，其中包括《菊花的幽香》的雏形以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这部小说于1906年动笔，经过多次修改，在1910年完稿。劳伦斯感到有必要精心写成这部作品，但在脱手之前就很不满意。小说描写了两对情人间的关系，情节借自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劳伦斯自称对这个情节毫不感兴趣，因此写就了一部他称之为“华丽的散文诗”的作品。小说以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为场景，几乎完全忽略了本地区的矿工生活。鉴于作家年纪很轻，而且抱负远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作品中不少做作和虚假毋宁说是由于幼稚造成的。直到劳伦斯的后期作品《埃伦的杖杆》，写起知识阶层的闲谈来，仍不免有些笨拙和矫饰。劳伦斯仍然处在通往文雅的道路上，仍然是他母亲的儿子。

尽管如此，《白孔雀》仍然有惊人之笔，这不仅指自然描写的细腻，而且尤其是指那些不显眼的主题和形象，这将成为劳伦斯的后期作品中的原动力。在一个空虚但教养良好的男人和土里土气的乔治之间，赖蒂选择了前者，而当她从他那里得不到满足时，便转向孩子们；乔治则娶了一个漂亮的慈母般的女人，因而只有常常叹息道：“梅格从我这儿从来得不到她从孩子们那儿得到的乐趣。”这样，男人毁了女人，女人又毁了儿子，而儿子们被母亲所软化，重新又毁了自己的女人——这个恶性循环正是劳伦斯后来力图突破的，而在他的第一作品中就有所触及了。

《白孔雀》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出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与散发着铜臭的工业文明的对立。

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纳塞梅雷湖畔的人
003

第二章 禁果的诱惑
012

第三章 想像中的情人
022

第四章 走向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033

第五章 爱的争端
045

第六章 利益与冲突
058

第七章 爱的初步选择
075

第八章 狂欢的圣诞节
093

第九章 成熟了的赖蒂
105

第二卷

第一章 萌发的新春
129

第二章 春光下的阴霾
150

第三章 爱开玩笑的命运之神
162

第四章 曲折的爱情之路
180

第五章 丘比特的急箭
193

第六章 乔治的求爱
200

第七章 诱人的禁果
207

第八章 友爱真情

220

第九章 伤情的牡丹故事

227

第三卷

第一章 崭新的生活层面

239

第二章 惬意的生活航程

251

第三章 浪漫的涟漪

258

第四章 朗姆酒店的生活

268

第五章 痛苦的洗礼过程

278

第六章 比斯加山下再回首

288

第七章 出现倾斜的生命之舟

302

第八章 洗去记忆的岁月之河

311

第一卷

第一章

纳塞梅雷湖畔的人



我站在磨坊池塘边上，看着隐约可见的鱼儿在阴影中游动。这些灰白色的东西都是当初修道士放养的银色鱼儿的后代。那时，这条山谷里充满了生机。眼下，整条山谷都沉浸在对往日的沉思之中。在远处的彼岸，茂密的树林荫翳而肃穆，无法与阳光嬉戏。芦苇密匝匝地伫立着，纹丝不动。风儿微弱，连小岛上的柳树也不见摇动，水波不兴，静谧如止。只有注入转动水车的管道的细流独自潺潺地唱出了生活的欢闹，而这欢闹使这山谷里充满了生机。

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险些使我从站立的桤木根部跌进水里。

“喂，有什么好看的吗？”我的朋友是个年轻的农民，强壮的身体，褐色的眼睛，一身白皮肤晒得黝黑，有块块晒斑。见我吓了一跳，他笑了起来，还出于好奇，懒洋洋地探着身子望着我。

“刚才我在想这地方好像变老了，正聚精会神地回顾它的往昔。”

他看着我，脸上挂着懒散、宽容的微笑，仰面躺在堤岸上说：

“在这儿打个盹儿倒是蛮不错呢。”

“你的生活除了打盹以外就没别的了。要是有人突然把你弄醒，我才高兴呢。”我答道。

他舒适地微笑着，用双手遮在眼前，以挡住阳光。

“你干吗这样开心呢？”他慢吞吞地问。

“因为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说。

我们两个人缄默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开始用手指头在堤岸上戳弄着。

“我想，”他慢条斯理地说，“这种嗡嗡声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望着他，发现他掏出了一个像纸一样薄的旧蜂窝，那些讨人喜爱的小黄蜂似乎将它们尾针刺进了琥珀色亮光的尘土里。一些躁动不安的飞虫正围着一团蜂卵飞旋。这时，大部分蜂卵已经成了空壳，蜂王已飞走了，几只幼蜂在摇摇晃晃地乱飞着，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远走高飞。他瞅着那些小黄蜂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忽东忽西地惊慌逃窜。

“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他说着，在一根草茎下面逮住了一只可怜的小黄蜂。同时，他用另一根草茎拨开了黄蜂原先合拢的小翅膀。

“不要伤害这个小东西。”我说。

“草茎不会伤害它。我想看看，它是不是由于张不开翅膀才不能飞行。我想再试一下。”

“不要去弄它们！”我说，“让它们晒晒太阳吧。它们刚出壳，不要折磨它们，硬逼着它们去飞。”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结果又弄断了另一只幼蜂的翅膀。

“哎呀！太可惜了！”他说着就将这小东西在手指间捏死了。然后，他又观察那些蜂卵，从已死的幼蜂身上抽出一些丝来，漫不经心地琢磨一番，并向我询问一些昆虫的知识，问完之后，把成团的蜂卵扔进水里。然后，他站起身，从马裤口袋里掏出了表。

“我想该是吃午饭的时间了，”他朝我微笑着说，“到12点钟时，我不看表也总会知道。你下来吧？”

“我终归要下去的。”说着，我们就沿着堤岸往前走，然后走过一座横跨在水渠上面的木板桥。堤岸边是一片灰白色的果园，里面长着繁茂的果树，实际上，堤岸是一个陡长的斜坡，往下一直延伸到花园。

这幢大房子的石壁上攀附着常青藤和金银花，曾一度守卫着门廊的硕大的紫丁香树，现在几乎把门都封住了。我们从前面的花园里穿过，走到农场的场院，沿着砖砌的小径走到了后门。

“把门关上了吗？”他先走进去，然后回头对我说。

我们穿过宽敞的碗碟洗刷间，走进厨房。女佣人正手忙脚乱地从方桌抽屉

里抽出桌布。我朋友的母亲长着一对褐色大眼睛，是位身材娇小的漂亮妇人。这时，她正拿着一把叉子，绕着宽大的壁炉转来转去。

“午饭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有些不满地问。

“没有，乔治，”他母亲辩白地回答，“还没准备好，火烧得不旺。不过，再过一会儿，你就可以吃饭了。”

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拿一本小说读了起来。我想走，但他的母亲执意要我留下来。

“别走了，”她说出了理由，“如果你不走，艾密莉会很高兴的，她爸爸肯定也会很高兴，坐下吧。”

我在靠近长窗户的一把铺着草垫的椅子上坐下，从这里可以看见场院。他在那儿读小说，而他母亲则全神贯注地忙着煮土豆、烤肉。我坐在那里没事可做，便想起自己的心事来。乔治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只顾看他的小说。他捋着自己棕色的小胡子，懒懒散散地看书。狗在他那条旧马裤的护腿和膝盖上蹭来蹭去，这情景真让人厌恶。他完全沉湎于读小说和捋胡子之中，甚至不想去动一下泰利普的耳朵。他肥胖的手指捻着胡须转了一圈又一圈，袒露手臂的肌肉在深红色的皮肤里微微蠕动。透过他头顶上方的小窗户，绿莹莹的一道阳光从窗外高大的土叶树丛中照了进来。微微的闪光罩在他黑亮的头发上，又摇晃着照到埃妮刚从碗柜里取出来的盘子上，照射到高大的钟面上。厨房比较大，摆在中间的餐桌看起来孤零零的。那些椅子则伤感地痛惜不能与沙发待在一起；黑乎乎的烟囱远远地立在背后；壁炉边的座位摆在另外一个炉火通红的小间里，他的母亲就在那里忙活着。这间厨房有点凄凉，凸凹不平的灰石板没有一点修饰，房间的四角幽暗，家具简陋、冷冷清清，唯一悦目的东西是印花布沙发套和扶手椅的坐垫，它们是这间未经修饰、阴暗忧郁的房子里唯一鲜艳的东西。有些人或许会讥笑那座老式的钟，因为它用做得很逼真的家禽装饰起来的。不过，对我而言，它反而会引起惊奇和遐想。

不多一会儿，我们听到外面响起刮厚靴子底的声音，他的父亲回来了。这是一位健壮、魁梧的农夫，半秃的头上点缀着卷曲的小发圈。

“啊，希利尔，”他高兴地说，“这样看来你还没忘记我们哟。”然后，他转过身问儿子：

“你在小树林里剪枝剪了几排？”

“全剪完了！”乔治头也不抬地答道，继续看他的书。

“全剪完了，那就好。孩子他妈，野兔子把萝卜都啃掉了。”

“我料到了，”他的妻子回答说，心思仍在手里的平底锅上。终于，她认为土豆烧好了，端着热气腾腾的锅走了出来。

午餐摆上餐桌，父亲开始切熟肉。乔治从书上抬起眼瞧了瞧饭菜，然后又埋头看书，直到盘子递到他手中。女佣人坐在靠窗口的小桌子边，我们就开始吃饭了。此时，外面砖铺的小路上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一个小姑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她已成年的姐姐。小姑娘一头褐色的长发从扁平的硬边草帽下乱蓬蓬地披散下来。她脱掉衣服、帽子，一面坐下吃饭，一面喋喋不休地和母亲聊天。姐姐是个大约21岁的姑娘，对我莞尔一笑，褐色的眸子一亮。她转身洗完手，过来坐下，郁郁不乐地盯着盘子里煮得不烂的牛肉。

“我讨厌这种半生不熟的牛肉。”她说。

“这对你有好处。”她的哥哥答话说。此时，他正乐此不疲地大嚼着。“给你添点劲儿，你好有力气去打小孩子。”

她将肉拨开，开始吃蔬菜。她哥哥又往自己盘子里夹肉，继续吃着。

“得啦，乔治，我还以为你光喝汤不吃肉呢。”小妹妹蒙莉用生气的语调说。

“当然，”他答道，“你怎么也不来一块带骨头的肉呢？”

“不！”这位12岁的小姐反驳说，“我并不认为你对它有兴趣。”

“真精明！”他嘴里嚼着肉，咕哝道。

“你也这样认为吗？”姐姐艾密莉讥讽地问。

“是的，”他自鸣得意地回答，“在你的培养下，这个12岁的孩子也像你一样尖刻了。我来尝一块土豆，妈妈，但你得为我挑一块熟透了的。”

“咳，乔治，这些土豆像是都煮烂了，还能不熟吗？喏，都煮烂了，瞧这一块，够软的了。我敢肯定，煮的时间够长的了。”

“用不着向他解释。”艾密莉不耐烦地说。

“也许今天上午孩子们对她太过分了。”他冷静地说，这话似乎并不是特别对某人说的。

“不是这样的，”蒙莉插嘴道，“她敲了一个男孩子的鼻梁，那孩子还出了血。”

“那个小坏蛋，”艾密莉费劲地吞咽一下口水，说道，“我很高兴揍了他！有些男孩子属于——属于——”

“属于魔鬼。”乔治提醒道，但她并没有接他的话茬。

她的父亲坐在那儿笑了起来，但母亲却眼含忧伤瞧着女儿。她低垂着头，

用手指在桌布上画来画去。

“他们比前一批孩子还要糟吗？”母亲温柔而又担心地问。

“不，并不是特别坏。”女儿简短地答道。

“她只不过是想要打他们一顿罢了。”乔治说着，看看糖罐子，再看看自己盘子里的布丁，喊道：“埃妮，帮我拿些糖来！”

女佣人从角落里的小方桌边站起身，他母亲也连忙赶到食品橱前。艾密莉拨弄着盘子里的菜，心酸地对乔治说：“要是你也尝尝教书的滋味就好了。教书能帮你把自命不凡的毛病改好。”

“哼！”他轻蔑地说道，“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帮小家伙的鼻子打得流血。”

“你不要像头蠢猪那样在那儿说废话。”她接着说道。

这句话把蒙莉逗笑了，她忍不住一阵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一下把她妈妈吓坏了，她连忙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生怕小女儿笑岔了气。

“艾密莉，你真会讲笑话！”乔治瞅着笑弯了腰的妹妹说。

艾密莉很不耐烦，再也不愿意跟他多说，离开了餐桌。过了一会儿，父子俩便回到准备种萝卜的地里干活去了。两个姑娘回了学校，我陪着她们沿小路走去。

“他的言行总是令我恼怒。”艾密莉突然感情冲动地说。

“他有时像猪一样蠢。”我说。

“他就是一头猪，”她认定地说，“他老是搅扰我，我实在忍无可忍。他摆着万事通的架势，自作聪明，我实在忍受不了。还有妈妈对他那副百依百顺的样子！”

“惹你发火啦？”我说。

“发火！”她重复着，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我们沉默无语地走着。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写的那些诗歌给我带来了吗？”

“没有，很抱歉，我又忘了。实际上，我已经将它们寄走了。”

“你可是曾答应过给我带来的呀。”

“你知道我的许诺是怎么回事。我说过的话就像一阵风一样被吹走了，我是不负责任的。”

她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实际上，她是用不着这样沮丧的。在小路的拐角处跟她分手时，我对她的不满的心情感到隐隐作痛。每次她走时，我总觉得有

一种愧疚感。

我跑过那条闪着亮光的小溪，它从杂草丛生的塘底淌了出来。踏脚的石头在阳光下白晃晃的，溪水在它们中间懒洋洋地流过。两三只蝴蝶在蓝天的映衬下几乎难以辨认，它们在花丛中嬉戏，把我引向了山冈。穿过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盆地，我钻进了树林子的阴影之处。这里的栎树枝叶繁茂，为人们提供了惬意的阴凉。树林中寂静无声，凉爽宜人，沿着小径留下了我沉重的脚步声。那些羊齿草朝我伸出了手臂，树林中溢满了馨香，可我却不能停留，一群飞虫的骚扰驱使我朝前走。这群飞虫在我脑袋的四周展开了游击战，直到穿过花园里漆黑的杜鹃花丛，它们才偃旗息鼓。这无疑是它们嗅到了理博咯捕蜂器中既酸又甜的味道。

一幢低矮的红房子在阳光下昏昏欲睡，屋顶已凹陷并退了色，它沉睡在由树林子延伸出来的巨大枫树投下的阴影下。

饭厅中没有人，不过我却听见从小书房里传来缝纫机的旋转声。这声音就如一只凶猛的大飞虫发出的嗡嗡声，一会儿强，一会儿弱，一会儿又停息了。从客厅里传来了钢琴声，键盘上四五个键跳跃式地发出叮当声，直到所有的键从高到低都弹完一遍，很像一只肥壮的青蛙从这头跳到那头。

“一定是妈妈在打扫客厅。”我想道。这架旧钢琴不寻常的声音使我大吃一惊。钢琴上面丝罩是绿色的，但你拨开褶皱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绿色丝罩——后面的琴弦已变得好似干瘦的老太婆所发出的声音那样羸弱而不成调儿。岁月令我母亲的这架小钢琴的琴齿变黄了，也使它的细腿萎缩了。可怜的老朋友，它对赖蒂的手指飞快的弹奏只能讥嘲地报以刺耳的声音。所以，它那古板、黄褐色的盖子总是盖着，上面落满了尘土。

不过，这架老古董的小钢琴此时却演奏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妙乐曲来。我猜想那肯定是某位娴静的小姐在弹奏，她两鬓的头发卷曲，如一串串布卷花一样。这含情脉脉的小调勾起我儿时的情思，可我的记忆却模糊不清了。当我站在那里试图整理自己的模糊思绪时，理博咯进来换掉了桌布。

“谁在弹琴，博科？”我问。

“你妈妈，希利尔。”

“可她从来没弹过，我还以为她不会弹琴呢。”

“呃，”理博咯说，“你忘了当你还是个小东西的时候，她唱歌给你听，你依偎在她的怀中玩弄着祈祷书；你不记得，她那长长的卷发就像一块褐色的绸缎；你不记得，那时候她经常弹琴、唱歌。但是赖蒂出生以后，你的父亲

.....”

理博喀转身走出了房间。我走进客厅，往里窥视。母亲坐在褐色的小钢琴前，丰满但有些僵硬的手指在琴键上移动，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就在此时，赖蒂从我身边飞奔过去，突然用双臂拥住妈妈的脖子，亲吻着她，说道：

“啊，亲爱的，真没想到母亲会弹钢琴！啊，亲爱的，妈妈，我们从不知道你会弹钢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妈妈笑着说，挪开赖蒂的双臂。“我只是想试一下能否弹出这支老曲子。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学的，当时用的就是这一架钢琴。这么说来，它是一支不成调的曲子喽。我只会弹这首曲子。”

“再弹一次，亲爱的妈妈，再弹一次嘛，这琴声听上去好似彩色玻璃相互碰撞的声音。你坐在那里看上去多迷人呀！再弹一次，亲爱的妈妈！”赖蒂恳求道。

“不了，”妈妈说，“我的手指一碰到这些旧琴键，心中就伤感。你总不愿意看到妈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哭吧？”

“这么大年纪！”赖蒂对此话很不满意，又亲吻一下妈妈，说道，“你年轻着呐，完全可以弹一支小浪漫曲。给我们说说吧，妈妈。”

“说什么，孩子？”

“说你以前弹琴的事儿。”

“说我50年前手指还没发硬时候的事儿？喂，希利尔，你没回来吃饭，到哪里去了？”

“到了瑟坦莱磨坊。”

“那当然。”母亲冷漠地说。

“怎么‘当然’呢？”我问。

“艾密莉到学校后，你马上就回来了。”赖蒂说。

“是这样的。”

妈妈和妹妹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我忍着心里的不满，说道：

“他们要我留下来吃饭。”

母亲没有说话。

“那个了不起的乔治找到女朋友了吗？”赖蒂问。

“没有，”我说，“照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找不到。在他眼里，根本没有合适的人。”

“我真不明白。你在那儿待这么长时间，究竟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